



赠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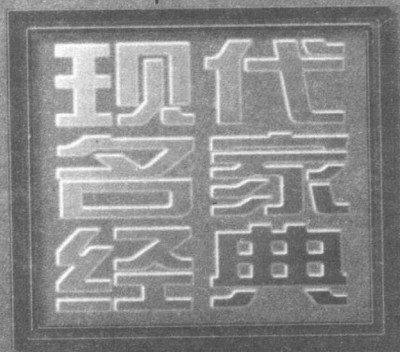
叶圣陶 著
新世纪出版社

42.346
YST

赠 品

叶圣陶著

45B-3



名誉主编：冰 心 萧 乾
主 编：傅光明

新世纪出版社

现代名家经典(第四辑)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,300,000字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7-5405-1645-3/I·185

定价(全八册):76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编 者 的 话

《现代名家经典》已是第四辑了。

第一、二、三辑出版以来，无论其编选内容，还是其印刷、装帧质量，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，得到了一些入选而又健在的文学前辈的嘉许，以及一些入选作家家属的称道。这令我们甚感欣慰，也给了我们继续选编的勇气。

依照前例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是指 1919—1949 年之间。本辑选取的郭沫若、叶圣陶、冯至、何其芳、鲁彦、艾芜、穆时英、彭家煌等八位作家，有的是五四文学的大家、骁将，有的是五四文学培育出来的卓有建树的著名作家。最末两位作家对一些读者而言可能稍觉陌生，但当年他们作品的影响颇大，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才被人们淡漠。八十年代以来，文学史家实事求是，拨乱反正，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创作成就，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得到

了应有的重视。应该说，这是历史老人的公正。

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，有的还被一选再选，拥有大量读者。作为一个新的选本，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。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：一是篇幅小。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，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。二是选材广。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，只要是精品，一并入选。因此，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，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。

本套丛书名为“现代名家经典”，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，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、更为鲜亮些。

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，是人们公认的美文，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，我们在版式、封面、用料、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，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。

前 言

1

前 言

叶圣陶（1894—1988），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教育家、编辑家。原名叶绍钧，江苏苏州人。

叶圣陶出生于市民家庭，青少年时期就喜爱文学，中学毕业后，做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员和编辑。“五四”前就写文言小说，1919年开始写白话小说，同时受到“五四”新思潮的洗礼。1921年1月，与沈雁冰、郑振铎等发起组织中国新文学第一个社团“文学研究会”，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。1923年至1937年先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，参与编辑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文学旬刊》、《中学生》等杂志。二十至四十年代，创作了大量

文学作品，并编写了多种中小学语文教材及中学读物。解放后仍辛勤写作，出版诗歌、散文、童话、教学论文多种。

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作家。他的小说真实深刻，不刻意追求曲折情节或新奇形式，却致力于再现生活本身，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他以朴实、冷峻、自然的风格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和时代的精神风貌。他的散文语言洁净，感情朴实，他将自己的观察所得，真实地描述出来，冷静谦和，自然凝重，常常在平浅的文字下深藏着独具的睿智明见。叶圣陶还是一位童话作家，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成熟的童话作品是他写的，他的童话想象丰富，优美感人，将善恶美丑的评判寓于浅显的故事中使儿童获得启迪。

本书共收入叶圣陶的小说 12 篇，散文 17 篇，童话 3 篇，所选篇目均经叶至善先生认真过目，叶先生对本书的编选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，并提出了宝贵意见，本书书名“赠品”即叶至善先生所定。在此我们谨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。

1997 年 12 月

目 录

1

目 录

前言	黄澄 1
----------	------

小 说

一生	1
恐怖的夜	5
潜隐的爱	16
一课	27
祖母的心	33
金耳环	43

双影	55
遗腹子	62
潘先生在难中	74
多收了三五斗	95
寒假的一天	105
英文教授	123

散 文

没有秋虫的地方	148
藕与莼菜	151
天井里的种植	154
速写	159
“说书”	162
几种赠品	166
三种船	170
“双双的脚步”	181
做了父亲	185
中年人	190
捐枪的生活	193
两法师	197
暮	205
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	209
莫遗忘	213
佩弦周年祭	217
长江纪行	220

目 录

3

童 话

画眉鸟.....	226
稻草人.....	233
古代英雄的石像.....	241

— 生

伊生在农家，没有享过“呼婢唤女”“傅粉施朱”的福气，也没有受过“三从四德”“自由平等”的教训，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。伊自出母胎，生长到会说话会行动的时候，就帮着父母拾些稻稗，挑些野菜。到了十五岁，伊父母便把伊嫁了。因为伊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，多留一年，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，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，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，替人家长财产。伊夫家呢，本来田务忙碌，要雇人帮助，如今把伊娶了，即不能省一个帮佣，也抵得半条耕牛。伊嫁了不上一一年，就生了个孩子，伊也莫名其妙，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里还是昨天的事，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。

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，没有柔软的衣服穿，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，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，白天只睡在黑魇魇的屋角里。不到半岁，他就死了。伊哭得不可开交，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。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，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，实在可恨。伊公公说伊命硬，招不牢子息，怎不绝了他一门的嗣。伊丈夫却没别的话说，止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，便死十个儿子也不关他事。伊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朝晚地哭。

有一天伊发见了新奇的事了：开开板箱，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哪里去了。后来伊丈夫喝醉了，自己说是他当掉的。冬天来得很快，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。伊大着胆央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，却吃了两个巴掌。原来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经习以为常，惟一的了局便是哭。这一天伊又哭了。伊婆婆喊道：“再哭？一家人家给你哭完了！”伊听了更不住地哭。婆婆动了怒，拉起捣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几下。伊丈夫还加上两个巴掌。

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。想到明天，后来，……将来，不由得害怕起来。第二天朝晨，天还没亮透，伊轻轻地走了出来，私幸伊丈夫还没醒。西风像刀，吹到脸上很痛，但是伊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，也就满足了。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，到了一条河边，才停了脚步。这条河里有航船经过的。

等了好久，航船经过了，伊就上了船。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，一见了伊，便知道是在家里受了气，私自逃走的。他们对伊说道：“总是你自己没长进，才使家

里人和你生气。即使他们委屈了你，你是年幼小娘，总该忍耐一二。这么使性子，碰不起，苦还有得吃！况且如今逃了出去，靠傍谁呢？不如乘原船回去罢。”伊听了不答应，只低着头不响。众客便有些不耐烦。一个道，“不知伊想的什么心思，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！”众人便哗笑起来。伊也不去管他们。

伊进了城，寻到一家荐头。荐头把伊荐到一家人家当佣妇。伊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：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，却没下田耕作这么费力，又没人说伊，骂伊，打伊，便觉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，永远不愿更换了。伊惟一的不快，就是夜半梦醒时思念伊已死的孩子。

一天，伊到市上买东西，遇见一个人，心里就老大不自在，这个人是村里的邻居。不到三天，就发生影响了：伊公公已寻了来。开口便嚷道：“你会逃，如今寻到了，可再能逃？你若是乖觉的，快跟我回去！”伊听了不敢开口，奔到里面，伏在主妇的背后，只是发呆。主妇便唤伊公公进来对他说，“你媳妇为我家帮佣，此刻约期还没满，怎能去？”伊公公无可辩论，只得狠狠地叮嘱伊道，“期满了赶紧回家！倘若再逃，我家也不要你了，你逃到哪里，就在哪里卖掉你，或是打折你的腿！”

伊觉得这舒服的境地，转眼就会成空虚，非常舍不得。想到将来……更害怕起来。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，饭就吃不下了，事也就做不动了。主人知道伊的情况，心想如今的法律，请求离婚，并不繁难，便问伊道，“可情愿和夫家断绝？”伊答道：“那有不愿？”主人便代伊草了个呈子，把种种以往的事实，和如今的心愿，都叙述明白，

预备呈请县长替伊作主。主妇却说道，“替伊请求离婚，固然很好，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。一旦伊离开了我家，又没别人家雇伊，那时候伊便怎样？论情呢，母家原该收留伊，但是伊的母家可能办到？”主人听了主妇的话，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，只说一声“无可奈何！”

隔几天，伊父亲来了，是伊公公叫他来的。主妇问他，“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？”他答道，“既做人家的媳妇，要打要骂，概由人家，我怎能作得主？我如今单是传伊公公的话，叫伊回去罢了。”但是伊仗着主妇的回护，没有跟伊父亲同走。

后来伊家公婆托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，说伊丈夫正害病，要伊回去服侍。伊心里只是怕回去，主妇就替伊回绝了。

过了四天，伊父亲又来了。对伊说，“你的丈夫害病死了，再不回去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你须得跟我走！”主妇也说，“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。否则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。”伊见眼前的人没一个不叫伊回去，心想这一番必然应该回去了。但总是害怕，总是不愿意。

伊到了家里，见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，心里很有些儿悲伤。但也想，他是骂伊打伊的。伊公婆也不叫伊哭，也不叫伊服孝，却领伊到一家人家，受了二十千钱，把伊卖了。伊的父亲，公公，婆婆，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，他们心里原有个成例：田不种了，便卖耕牛。伊是一条牛，——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——如今用不着了，便该卖掉。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，便是伊最后的义务。

恐怖之夜

天上没有一点星，浓厚的乌云一块一块地堆着，只有堆得稀薄的地方漏些滞黯的光。颤动而疾驰的电光像马鞭子似地抽过，也仿佛有紧张而有力的声音，一切景物都放出光明和活动来。但这不过是一闪的鞭子过了，他们又归于黑暗和沉寂了。

电光越抽越急，结果却使一切分外黑暗，分外沉寂。滞黯的光慢慢地给添上的乌云补没，天上更没一丝儿缝，似乎大气也沉重了好些。蝉声，不知为什么停了。更没别的声息。

我站在我家的门前，就是这黑暗的空间里，一盏煤油

灯藏在门的背后，不使透出光到街上，因为怕惹起行人的注意和惊异。期待的心使我异常烦躁；汗珠不绝地渗出来，单衫和皮肤早已粘着了。“我弟的船此刻在那里了？进了港么？还在江中么？……今天也许不来么？没有来得及搭火车么？……这个不见得会罢？”循环不歇地占据我的脑海的，无非是这些悬猜，疑虑，自慰的念头。

偶然有一个提着灯笼的行人，他的脚步声，衣裳窸窣声，灯笼动荡声，打破了这个无边的沉寂。他不知我站在那里，只是俯首走过，靠着灯笼昏淡的一圈光引导他的前路，一会儿，他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。于是一切和先前一样。

“我回进去坐坐罢，他还有一刻到呢。……不行！他的船也许因舟人的努力或是水势的顺流，再摇一两橹，就到对面的水埠了。我待听得下篙的声音，便走下水埠，喊一声‘我的弟弟！’这是何等的快慰。我怎肯抛弃这个快慰的机会呢？我必须在这里等他！”我这样想就依旧站着。

时间的脚声虽然静默，我却觉得他是很迟缓的，因此引起了嫌恶的意思。越是嫌恶越使心地烦躁。鞭不光明的长空我不想看了，无边的沉寂里自然没什么可听的；还是背诵些诗句罢！然而一时竟想不起来。我才感觉那孤独的无事的闷郁，此时已深深地射中我的心胸了。这个感觉是说不出地难堪，我便希望更有一个提着灯笼的行人走过，做我暂时的伴侣。但是期待第二个行人，又是增进烦闷的引火线！

忽然有胡琴的声音起了，想是沿河乘凉的人拉的。那声音从水面扩散开来，格外地清脆响亮。我的寂寞的耳官

自然很欢迎他。

胡琴响了一会，干燥而粗野的喉咙里跟着发出歌声来，抑扬徐疾不尽和弦音一致，词句也不很清楚。忽然间翻入高调，喉咙竭力提高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于是琴弦上骤然截止的散音一响，就没有声音了。继续着便是一阵男女宏细诸声混合的狂笑。在这闷沉的天幕底下，那些声浪似乎凝聚了起来，隔了好一会，还在耳际流漾。

怕要下大雨了；云堆得愈厚，使我几乎看不出对面的水埠；电光越长越细越快，一条一条地钻入云的深处。摇橹声，下篙声，还全然没有消息呢！

一个落伍的蜻蜓，他的膜质的翅触着墙上，发出干脆而微弱的声音。这个也足以略慰我的寂寞。我便想，“今夜竟没见一个萤虫。”“倘若有了蜻蜓的膜翅，”我又想，“更借了萤虫的光明，飞升起来，寻见我弟的归舟，一路照他到家，岂不比独自站在这里有味而多情么？……人不如虫呀！……但是，生物进化的阶级里，人却居优异的地位。……进化论对于生物之起源的解释，总不能使人满意。……达尔文的胡子真长真浓，他吃喝的时候一定很累事。……我的胡子生到了颈部，留长起来，不是和他一个样子么？”……

联想很可以拿蔓草来比喻：蔓草托根在这里，能够爬过破墙，纠结着邻园灌木的干本，末端却伏在树下的乱草里；你要去寻他的根本何在，或是怎样蔓延开来的，是一件极难的事。人心一时联想起的种种也就是这个样子，从“蜻蜓”竟蔓延到“我的胡子。”街上有脚声了，我所期待的第二个行人来了，才将我联想的藤截断。